



穿越宋朝
感受繁华

06 宋朝女子也露“事业线”

风格。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：即使《簪花仕女图》展现的是唐人服饰，也应该是贵族女性在私密场合的装扮。

总的来说，在历史上，唐人的装束确实最放得开，在唐朝女性看来，露出“事业线”并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。

唐代宫廷女性的装扮最为性感奔放，但唐代皇室贵族的乱伦荒淫之风，也堪称史上的“奇葩”。后人以“脏唐”相称，不全是诬蔑之词。

许多从“唐人的胸”想象出“唐朝的胸襟”的公知，相信大唐的开放、自由之风到了宋代，由于程朱理学的兴起，便很快停止了，因此，宋人的服饰风格拘谨、呆板，女性必须将身体裹得严严实实，但很抱歉，这只是他们自以为是的想象。

事实上，宋朝女性的装扮风格虽然比唐人收敛，但依然性感。宋词中也不缺香艳句子，而且透露出新的时尚信息。北宋诗人赵令畤有一首《蝶恋花》，描写了一个娇羞的闺中少女：“锦额重帘深几许。绣履弯弯，未省离朱户。强出娇羞都不语，绛绡频掩酥胸素，黛浅愁红妆淡伫。”“绛绡频掩酥胸素”说的是那位少女穿着素雅的丝质抹胸。

北宋诗人毛滂给弹琵琶的歌伎写了一首《蝶恋花》，其中有：“闻说君家传窈窕。秀色天真，更夺丹青妙。细意端

相都总好，春愁春媚生颦笑，琼玉胸前金凤小。”“琼玉胸前金凤小”说的是，歌伎穿的抹胸上绣着小小的金凤。

抹胸是宋朝女性的贴身内衣，与唐人的“诃子”类似。诗人毛滂怎么知道弹琵琶的歌伎穿着绣了金凤的内衣？就是因为，宋朝女子的内衣是可以露出来的。

宋朝女性习惯上身穿一件抹胸，外套一件褙子，双襟自然垂下，不系带，任其敞开，因此，胸间内衣略为外露。如此，胸部丰满的女性自然会露出诱人的“事业线”。褙子还是宋人的礼服，换言之，一名宋朝女性穿着抹胸，套上微微敞开的褙子，是可以见客人的。夏天，女性的褙子往往是半透明的薄纱所制，双肩、背部与小半个胸脯在朦胧的罗衫下隐约可见，性感迷人。

我们从许多宋画中都看到身着“抹胸+褙子”的宋朝女子形象。出自南宋佚名画家之手的《歌乐图》，描绘了宋朝宫廷乐伎正在彩排的情景，图中乐伎均着淡雅的抹胸，外套红色褙子。北宋画师刘宗古的《瑶台步月图》中有几名赏月的仕女，也是“抹胸+褙子”的打扮。

宫廷乐伎与大家闺秀的服饰，代表了上层社会女性的流行服饰。那么宋代平民女性如何打扮呢？南宋画师刘松年的《茗园赌市图轴》中，有一个手提

茶瓶的市井女子，穿着抹胸，乳沟微露；同时代的李嵩画有《骷髅幻戏图》，图中正在哺乳的少妇穿着一件抹胸；南宋画师梁楷的《蚕织图卷》中，女性内穿抹胸，外套褙子，乳沟显露；还有《杂剧人物图》中的瓦舍女演员，也身着“抹胸+褙子”。

可见，身着“抹胸+褙子”的宋朝女性遍及社会各个阶层。即便不是“抹胸+褙子”的款式，穿襦裙的宋朝女子也能恰到好处地展示性感。李嵩的《观灯图》《听阮图》中的文艺女青年，穿着低胸的交领襦裙，略露胸膛，虽不及唐人奔放，但比唐人优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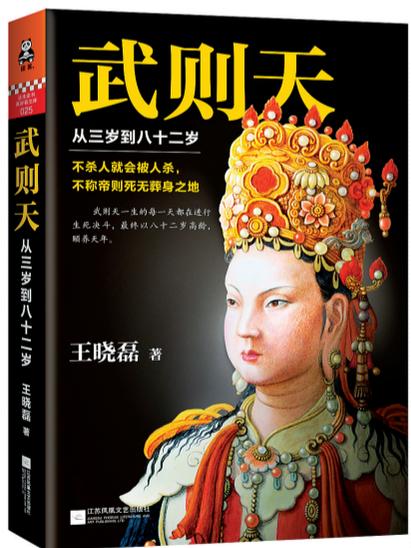
从很多宋代图像资料中，我们都可以看出，宋朝女子的身形多以纤瘦为美，她们的服饰也不如唐人华丽，但绝对不拘谨、呆板。宋朝大家闺秀的打扮，可谓素雅中透着小性感，市井女子的打扮，质朴却不乏野性。我想，在宋朝，人们并不觉得女子微露“事业线”是很羞耻的事，同时，宋人受到礼教的适度约束，不似唐人那么“豪放”。

有人说：“宋朝服饰保守，穿着也较麻烦，层层叠叠，像包粽子似的把美丽的女人们包裹起来。”我哑然失笑，说这话的人，必定没看过存世那么多的宋画。

（摘自《生活在宋朝》吴钩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）

我们一般认为，《簪花仕女图》描绘的是唐代贵妇的生活，图中女性内衣外穿，外套一件薄如蝉翼的大袖轻衫，粉颈、香肩、玉臂、背部与小半个胸脯，在薄纱下隐约可见。唐人将女性内衣叫“诃子”，所以这一服装款式被称为“诃子+裙”。

不过除了《簪花仕女图》，我们在其他唐代美术作品中都找不到类似“诃子+裙”的服饰，所以有人提出，《簪花仕女图》中仕女的打扮是南唐宫廷服饰的



武皇一生
生死决斗

42 “以后你就叫武媚吧”

橹，一看就是操船的行家，逆水而行也十分轻快。船夫远远看见岸上的人，只不过天子一身戎装，他还以为是打猎的富绅呢，见大家齐刷刷地看向自己，忙摘下斗笠朝大家挥舞致意。

李世民仰天而笑，也摇晃着马鞭向他行礼，回首对众人道：“朕能与民同乐，岂不是莫大美事？”

“此乃陛下圣德所致。”杨恭仁、阎立德等人连连称颂。武照在车上见皇上都向船夫致意了，竟不顾礼仪掀起纱帐，站在舳木上兴奋地挥舞着锦帕。

船夫见有女子向他打招呼，越发得意，摇橹摇得更欢畅，一时兴起，放声高歌——他的声音有些嘶哑，还带着浓重的洛阳口音，可唱起民间小调来别有一番滋味，那悠扬的歌声让岸上众人听得分明。词句不算讲究，皆是你依我爱、郎情妹意之词。

杨恭仁不禁蹙眉，垂首道：“无知野民村词俚曲，实在有伤风化，望陛下海涵。”

李世民毫不介意：“《诗经》三百，第一首便是‘关关雉鸣，在河之洲，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’。连圣人都不讳言，将其归入风雅之列，有何不妥？”说罢望着远去的小舟，也随船夫的曲调哼唱起来，还真朗朗上口，于是问道：“杨都督，你可知这歌的名字？”

“这……惭愧惭愧。”杨恭仁虽是洛

州父母官，但整日忙于政务，哪知道这是一首什么歌？

“你们谁知道这歌名？”李世民转而在在场众人。

大家一阵交头接耳，最后，有个操本地口音的兵卒战战兢兢地回答：“此乡间俚曲，是专门唱给心上人的。歌名叫《媚娘》。”

杨恭仁一听这歌名愈加惶恐：“臣治理洛阳教化不严，致使狂徒以淫词艳曲唐突妃嫔，死罪死罪。”士兵说得明白，这首歌是向心上人求爱的，一介船夫竟唱与皇帝的女人，岂不是天大的不敬？

“哈哈！”李世民非但不怒，反觉有趣，跑到车边说，“你这小娇娘当真惹人喜爱，百姓都要与朕来争。”

武照脸上羞红：“早知如此，不该向那狂徒打招呼。”

李世民戏谑道：“不怪那人对你动心，只怪你容颜动人。这首《媚娘》词句倒也不错，干脆朕给你改改名字，以后你就叫武媚吧。《诗经》有云：‘月出照兮，佼人燎兮。’‘照’字虽好，终是言女儿家的端庄仪态。似你这般活泼妩媚，再没有比‘媚’字更贴切的。”

“武媚……媚娘……”她郑重其事地默念几遍，不禁喜欢——媚娘媚娘，妩媚如花，永伴帝王，从此，大唐宫中多了个宠冠群芳的武媚娘。想至此，武照当即跪下，郑重其事地磕了个头：“臣妾

谢陛下赐名。”

李世民见她将玩笑当真，不禁仰天大笑；杨婕妤、张士贵、阎立本乃至宦官宫女也忍俊不禁，都觉得这位新入宫的小才人十分可爱。唯独杨恭仁低头不语——他年近七旬，见多识广，在诗歌上见地颇深。以“媚娘”为名的诗歌古已有之，南朝宫廷曾有《舞媚娘曲》，昏庸亡国的陈后主就曾写过“淇水变新台，春垆当夏开。玉面含羞出，金鞍排夜来”的句子。卫宣公筑新台偷纳儿媳，司马相如与卓文君趁夜私奔，这等风流韵事的靡靡之音，岂入大雅之堂？圣上把这轻浮的曲名赐给照儿，这孩子在他心中的地位可想而知。武照毕竟是杨恭仁的外甥女，其他人自然不会想太多，只顾讨皇帝高兴。

在旁侍立半晌的陈玄运见天色已晚，皇帝仍流连忘返，想催他回宫又不敢抗他兴致，眼珠一转，上前道：“圣上狩猎颇丰，又在洛水岸边与民同乐。不过，民夫所唱的终是村歌凡品，昔日汉武帝游幸河东，曾作《秋风辞》。陛下圣德远迈汉武，回宫之前何不留诗一首纪念今日之事呢？”他摸透了李世民好功名的心思，提议作诗，又委婉地表示作完诗就该回去了——陈玄运不愧是宦官第一人。

（摘自《武则天：从三岁到八十二岁》王晓磊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）

张士贵抱拳道：“只恐恶徒图谋不轨。”

“若真有人行刺乃是朕不德，阖当自审，不可以猜测加罪于民。朕驰骋沙场无往不利，怎可避一区区草莽？你如此戒备，是欲朕受世人耻笑乎？”

张士贵忙挥手撒兵。眨眼间那翩翩小舟已到近前，船上有一普通船夫，做摆渡兼打渔的营生。他头戴斗笠，身穿粗衣，脚穿芒鞋，满脸胡须，瞧不出年岁。他立于船头奋力摇